

日本日语教师教育的现状与课题

学习院大学 金田 智子(原作)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朱桂荣(译)

[摘要] 目前,日本还没有政府认定的“日语教师”资格,日语教师的专业性尚未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培养专业化日语教师队伍,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四份日语教育报告,内容涉及日语教师资质与能力及教师培养方案。本研究以四份报告为分析资料,追溯了日语教育领域有关日语教师资质与能力的认识及变迁,研究发现:日本长期以来对于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发展根基的教师职业认识未能展开充分探讨。今后需要加强教师职业认识的培养,特别是在教师培养的初期阶段,如何培养教师职业认识等问题亟待解决。期待中日两国日语教师和研究人員相互交流,加强合作,共同探究日语教师教育中的课题。

[关键词] 日语教师 资质与能力 教师教育内容 职业认识培养 教师发展

引言

2018年3月,日本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1]根据其下设的日语教育小委员会^[2]的审议,发布了《日语教育人员培养与研修方案》,并于2019年3月发布了《日语教育人员培养与研修方案(修订版)》(以下简称《2019年报告》)。上述政府文件体现出日本对日语教育人员资质与能力的新思考。在《2019年报告》中,除“日语教师”^[3]外,“日语教育协调者”“日语学习支援者”也被列为日语教育专业的专业人员。《2019年报告》对各类专业人员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职业认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从专业职责、发展阶段、教学领域三个维度,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编写标准,为日本的日语教师教育机构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提供了参考框架。

2000年,日本文化厅“日语教师培养调查研究协作者会议”曾发布《日语教师培养方案》(以下简称《2000年报告》)。时隔19年,日本再次就日语教育人员的资质与能力进行了讨论。此次

《2019年报告》的颁布,将推动日本日语教师教育机构对日语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的重新修订。无须赘言,对日语教育人员资质与能力的要求,关系到日语教师教育的根本。本研究以教师资质与能力为主线,首先概述日语教师的现状,然后追溯有关日语教师资质与能力的认识及其变迁,探讨重新审视日语教师资质与能力的必要性,进而展望日语教师教育的未来及所面临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讨论仅聚焦于日本的日语教师教育现状。

1 日本的日语教师现状

1.1 以志愿者为主力的“社区日语教室”

日本文化厅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日本日语教师人数为39,588人,相比于1990年的8,329人,增长了4倍。其中,志愿者占57.2%,代课教师占29.9%,正式教师占12.9%,充分反映了日本的日语教育中“志愿者撑起半边天”的特殊情况。

日本法务省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在日居住外国人有2,731,093人,已超过日本总人



口2%，且呈上升趋势。这其中有诸多影响因素。1983年日本政府提出了“10万留学生计划”，2008年又提出了“30万留学生计划”。1990年日本政府修订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使来自巴西、秘鲁等国的外籍日裔务工人员获得了“定居”这一新的签证资格。同年，又增设了“研修”签证资格。1993年，日本政府又设立了技能实习生制度。此外，为解决农村人口不足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行跨国婚姻。这一系列举措促使各类日语教育机构中的日语学习者人数猛增，由1990年的60,601人，增至2017年的239,597人。

在数量庞大的日语学习者中，与日语语言学校在校生不同，持“定居”或“配偶”签证的人员，其目的多为就业，受时间和经济条件所限，他们几乎没有充分学习日语的机会，日本政府也未采取相关保障措施。因此，全国各地的自治体、国际交流协会、民间志愿者团体开设了许多免费或费用低廉的日语教室，学习者可参加每周1-2次、每次1-2小时的日语学习。

20世纪90年代，由于工作或结婚在日生活的外国人迅速增多，大量依托社区的日语教室应运而生。大多数社区日语教室依靠无偿教授日语的社区居民（即志愿者）的支撑才得以运营，这就是志愿者为日本的日语教师主力军的根本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从日语教师个人所承担的课时数多寡来看，依次为正式教师、代课教师、志愿者。

由于志愿者的个人背景多样，所以开设日语教室的各团体对志愿者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例如，有的要求志愿者必须具有“日语教师培训讲座”^[4]的结业资格，有的则要求志愿者在开始日语学习支援活动之前必须参加该团体组织的研修讲座，也有的要求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定期参加专门组织的研修，还有一些机构没有任何门槛要求。此外，也有不少修习日语教育专业的在校学生参与社区日语教室的学习支援活动，他们的目的是为社会做贡献，提升自身专业水平。

2019年6月21日通过、同年6月28日公布并实施的《日语教育推进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

公共团体及项目承办单位推进日语教育的相关职责，其基本内容为增加日语学习机会、加强日语教育人员的培养与进修等。该法律的颁布必将大力推进日语教育的体制建设。可以预见，未来社区日语教室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伴随着日语教育专家的师资配置，日语教室志愿者的职能和参与方式都将发生新的变化。

在《日语教育推进法》确立之前，日本政府于2018年12月颁布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及法务省设置法部分法规（修订案）》，新设了“特定技能1号”和“特定技能2号”的签证资格。根据该项法律规定，某些缺乏劳动力的特殊产业（特定技能1号涉及14种职业、特定技能2号涉及2种职业）可雇佣外国人。持“特定技能2号”签证人员的随行配偶和子女也可在日居住，且入境条件中对随行人员的日语能力不做要求。该项法律条文将促进在日外国人数量的增加。可以预测，未来对于日语教师的需求将会与日俱增。

1.2 日语教师资格

目前，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日语教育小委员会正在审议日语教师国家资格认定的可行性，预计2019年度内（2019年4月-2020年3月）得出审议结果。众所周知，日本中小学教员、护士、律师等均有政府认定的职业资格。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尽管日语教师也是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但至今尚未有日本政府认定的日语教师资格。今后，随着日语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确立及完善，相对稳定的日语教师聘用、日语教师水平的提高和日语教学质量的提升等都将指日可待。

由于日本尚没有政府认定的日语教师资格，所以相关教育机构在聘用教师时，往往将应聘者的教育经历、研修经历、教学经验等作为录用条件。特别是一些日语语言学校要成为“法务省告示日语教育机构”（简称为“法务省告示学校”^[5]），就必须按照“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颁布的《日语教育机构告示基准》聘用日语教师。该基准规定日语教师（含正式教师及代课教师）必须满足以下3项中任意一项。



(1)在大学或研究生院阶段主攻日语教育课程并完成学业者。

(2)日语教育能力鉴定考试^[6]合格者。

(3)具有学士学位,并参加了420学时以上被认可的日语教育研修且完成研修课程者。

此外,凡公共日语教育机构,或接受公共日语教育项目委托的机构或组织也须按照上述标准聘用日语教师。在高等教育机构从事日语教育的教师,其职责与日语语言学校的教师有所不同,聘用条件也会有所不同。

2 日语教师资质能力与《2000年报告》

在1.2节中提到的日语教师聘用条件,皆与《2000年报告》密不可分,条件(1)中的“日语教育课程”和条件(3)中的“被认可的日语教育研修”,其教育课程均依据《2000年报告》;日语教师条件(2)中的“日语教育能力鉴定考试”的出题范围也是依据《2000年报告》来划定的。可见,现任日语

教师及正在修习日语教师教育课程的人,均受到了《2000年报告》的影响。

事实上,《2000年报告》是基于《1976年报告》和《1985年报告》完成的(见表1)。分析比较三份报告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语教师资质与能力的内涵越来越具体化、多样化和精细化。究其原因有:一是日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以及教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得以运用;二是当今社会对于日语教师作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提升;三是日本国内外日语学习者人数不断扩增、年龄层不断扩大、日语学习目的也日趋多元化;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并促进了语言学习方法以及教学方法的变革。

3 日语教师资质能力与《2019年报告》

3.1 《2019年报告》

自《2000年报告》发布以来已近20年,伴随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该报告的局限性,本研究认为

表1 1976年、1985年、2000年报告的特征

1976年	日语教员资质与能力及其提升策略——日语教育推进对策调查会报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区分“会说日语”与“会教日语”,凸显日语教师的专业性。 •列举日语教师应具备的资质与能力。 •规范资质与能力的内涵——资质、教学能力适性、专业伦理及职业认识等。 例如,教授语言的教师应有钻研语言及语言教学法的态度,同时还应具有不断提升自身语言能力的进取精神。
1985年	日语教员培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日语教员培养的标准化教育内容” •规定了日语教师作为“日语教育专家”应具备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 •规定了大学主修专业(45学分)、辅修专业(26学分)、一般日语教员培养机构(420学时)、硕士研究生课程等项目的学分标准。 •除“一般日语教员”外,提出培养“教师研修负责人或教师研修专家”及相关课程的内容标准。
2000年	日语教育教员培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日语教员培养的相关课程内容” ⇒以“交际”为核心,提出3个范畴5大分类16细类的内容和关键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由统一的“课程内容标准”,转为“从基础到应用可供选择的内容标准”。 •内容标准可任意组合,可根据教师培养目标,选择相应内容标准作为参照框架。 •不再规定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的区别及学分标准。 •大学可依据实际情况,自主设计跨学科和多元化的课程方案。

注:表格由笔者根据上述三份报告所制。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1)《2000年报告》虽然对于不同教育目的和不同学习需求的日语教师教育课程提出了相应的内容标准,但并未涉及不同教学领域和不同专业职责的教员所应具备的不同资质与能力。

(2)《2000年报告》呈现了与3个范畴5大分类相对应的内容标准及示例,但并未明示必修课程内容。

(3)《2000年报告》已不能适应现今高等教育及其研究的发展,也无法应对社会形势的新变化。

(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2019:9)

关于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日语教师培养,尽管《2000年报告》凭借多元化的内容标准推动了各大学的特色办学,但其负面效果是,各大学及教师教育机构中的日语教师教育课程均有偏颇不足之处。其结果导致日语教育课程修习者在尚未完全掌握专业课程基础知识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学业。这一问题的产生与上述三点问题有直接关联。

为解决这些问题,日语教育小委员会在审议过程中,对如何提升日语教育人员的资质与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如《2019年报告》所示,首先明确“日语教育专业人员”的性质,其次从专业职责、发展阶段、教学领域三个维度分别规定了日语教育专业人员应具备的资质与能力。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具体的课程内容标准,并规定了相应的课程名称与课时等。

关于教学领域中的教学对象,大致可分为面向日本国内和国外。日本国内分为:在日生活的外国人;在大学或日语教育机构学习的留学生;需要日语辅导的少年儿童;有意在日本工作的研修生、技能实习生、高水平人才以及难民等。面向日本国外则将学习者定位为未来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从事日语教育的人员。

关于专业职责,可分为“日语教师”“日语教育协调者”“日语学习支援者”。“日语教师”根据其发展阶段,可分为培养初期、新任、骨干三个阶段。其中,“培养初期”指日语教师职前学习阶段,

主要指教育课程学习阶段。“新任”指日语教师完成了培养初期阶段的学习,并在某一领域从事日语教育,教龄不足3年。“骨干”指教龄在3年以上,已具有从初级到高级各阶段的教学经验以及日语听说读写各技能的教学经验,且教学时长超过2400学时的日语教师。

“日语教育协调者”指“社区日语教育协调者”以及“法务省认定告示学校”的教务主任等。

“日语学习支援者”指在社区日语教室等为学习者提供支援的人。如前所述,志愿者是社区日语教室的主力军,他们有的是“日语教师”,有的是“日语学习支援者”,也有的身兼这两项职责。随着今后国家和地方自治体对社区日语教室体制建设的加强,社区日语教室将不断健全与完善。日语教育专业人员将根据个人意愿自主选择其专业职责(见下页表2)。

3.2 日语教师必备的资质与能力

依据《2019年报告》,所有“日语教育专业人员”必备的基本资质与能力有如下3项。

(1)具备准确理解并恰当运用日语的能力。

(2)具有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的态度,能够与不同语言、文化、社会背景的学习者融洽相处。

(3)认识并理解日语教育特性——“在交流中学习交流”。(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2019:22)

对于专家级别的日语教师提出的必备资质与能力有如下5项。

(1)作为语言教育者,应具备与学习者交流的能力。

(2)除日语外,对其他语言和文化保持浓厚的兴趣和敏锐的洞察力。

(3)作为肩负国际交流使命的教育者,应具备全球化视野以及丰厚的内涵底蕴和优秀品格。

(4)对日语教育的专业性及其社会意义有深刻理解,富有热情,能够不断学习与进取。



表2 日语教育专业人员及其专业职责

日语教师	教授日语学习者学习日语
日语教育协调者	在日语教育一线负责日语教育课程设置、机构运转及教学改革工作,为日语教师和日语学习支援者提供咨询和指导,并负责协调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日语学习支援者	与日语教师、日语教育协调者共同推动日语学习者的日语学习并提供支援。

注:表格由笔者根据“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2019)”所制。

(5)深刻理解并关注“通过日语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2019:22)

《2019年报告》的最大特征是将教师资质与能力分为“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职业认识”三个维度。首先,“专业知识”如字面所示,指日语教师应知晓的知识,但这并非指通常意义的知识,而是指足以支撑“专业能力”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指在各发展阶段的必备资质与能力。如下页表3[专业能力]一栏所示,“(1)能够以日语课程计划、课程设置为基础,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培养初期)”“(6)能够分析课堂与教材等,能从自身课堂开始,反思并改进教学活动(培养初期)”等,培养初期阶段采用的是“能够……”的质性描述,具有可操作性。“职业认识”是支撑、调整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基础,也是获取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原动力。职业认识是价值观,是内在的,从表面难以捕捉,但可以体现在教师的具体行为上。

《2019年报告》虽然没有直接阐述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职业认识三者之间的关系,但仔细分析,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关联。例如,支撑[专业能力](6)的是[专业知识](9)“从自身课堂开始,客观分析教学活动,掌握有助于改进教学实践的相关知识(培养初期)”。而[职业认识](3)“对日语教育的专业性及其社会意义有认同感,富有热情,客观反思自身教学实践,坚持终身学习(培养初期)”与[专业能力](6)和[专业知识](9)直接相关。

《2019年报告》将职业认识作为教师资质与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了重点描述,细化了相关内

容标准。教师如何根据一线教学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深受其自身职业认识的影响。如果职业认识这个根基不牢固,那么教师纵有再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也无法很好地运用。此外,对于日语教师或未来的日语教师而言,职业认识与反观自身、反思教学、改进教学密切相关,也与促进教师自我成长的动机、动力、信念以及前进方向等紧密相联。职业认识不是通过阅读教科书和聆听他人的讲授就能掌握的,而是要通过切身体验,要经过长期教学实践的学习与积累才能逐步获得。例如,对于教师而言,在大脑中从理论上理解和记忆[职业认识](4)“以语言、文化的相互尊重为前提,理解学习者的背景和现状(培养初期)”并不难。但是,真正能够领会和认同“相互尊重及理解学习者”的重要性,并将其落实在自身行为方式上则并非易事。如“教师教育课程中开展了何种活动”“教师教育者如何支援那些未来有志成为教师的学习者”等,这其中的方法论将成为培养教师职业认识的关键问题。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教师培养的初期阶段,在教师教育课程中做好职业认识培养,对于形成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4 日语教师的职业认识培养

关于职业认识,如前文所述,在《1976年报告》“资质等”部分有所提及。《1985年报告》的“资质、能力”部分也有抽象描述。总体而言,相比职业认识,教师必备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长期受到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在这些报告中并没有关于教师教育方法的具体描述。如“知识和能

表3 日语教师(培养初期)必备的资质与能力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职业认识
<p>【1.与语言、文化等相关的知识】</p> <p>(1)掌握外语相关知识、日语构造相关知识、及语言运用、语言发展、语言习得过程等相关知识。</p> <p>(2)在理解每个学习者的赴日缘由和学习经历后,掌握与其相关的知识。</p> <p>【2.与日语教学相关的知识】</p> <p>(3)理解日语教育课程及课程计划中各科目及教学活动的定位,掌握在各类教学情境下的课程设计所需的知识。</p> <p>(4)掌握按照日语教育的目的、目标设计教学的必要知识。</p> <p>(5)了解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掌握选取适合学习者的内容、教材(包含ICT)所需的必要知识。</p> <p>(6)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语言的社会功能等,掌握实现优质教学的相关知识。</p> <p>(7)掌握培养跨文化理解能力、沟通能力的必要知识,培养学习者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的态度。</p> <p>(8)掌握测评学习者日语能力的必要知识。</p> <p>(9)从自身课堂开始,客观分析教学活动,掌握有助于改进教学实践的相关知识。</p> <p>【3.与日语教育背景相关的知识】</p> <p>(10)掌握针对外国人的政策和世界局势等与外国人及日语教育紧密相关的社会情况。</p> <p>(11)了解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的多文化共生及国际合作、日语政策等相关知识。</p>	<p>【1.教育实践所需的技能】</p> <p>(1)能够以日语课程计划、课程设置为基础,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设计教学。</p> <p>(2)能够选择与日语学习者能力相适应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p> <p>(3)能够在教育现场灵活运用所学知识。</p> <p>(4)能够灵活运用或制作适于学习者的教具、教材并运用于课堂实践。</p> <p>(5)能够与学习者沟通,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p> <p>(6)能够分析课堂与教材等,能够从自身课堂开始,反思并改进教学活动。</p> <p>【2.促进学习者学习能力发展的技能】</p> <p>(7)为解决学习者的日语学习问题,能够对其能力进行适当的评价与指导。</p> <p>(8)掌握教育实践能力,能够促进学习者灵活运用多种资源进行日语学习。</p> <p>(9)能够根据学习者的理解能力简单地讲授日语。</p> <p>【3.培养与社会联系能力的技能】</p> <p>(10)能够在教学活动中使学习者意识到通过使用日语与社会连结。</p>	<p>【1.作为语言教育者的态度】</p> <p>(1)除日语外,对于其他语言、文化等都能持有浓厚的兴趣和敏锐的洞察力。</p> <p>(2)不仅了解日语知识本身,还应理解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现象等与语言密切相关的各个要素,并灵活安排于教学活动中。</p> <p>(3)对日语教育的专业性及其社会意义有认同感,富有热情,客观反思自身教学实践,坚持终身学习。</p> <p>【2.对学习者的态度】</p> <p>(4)以语言、文化的相互尊重为前提,理解学习者的背景和现状。</p> <p>(5)时常警醒自己,如果站在指导的立场或多数人的立场则会使学习者感到教师的权威性,经常反思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p> <p>【3.对文化多样性、社会性的态度】</p> <p>(6)对于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充满好奇并能宽容接纳、灵活应对,并能与各类日语教育相关人士积极合作。</p> <p>(7)重视日本社会、文化的传统,尊重学习者语言、文化的多样性。</p>

注:表格由笔者根据“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2019”所制。

力应该怎样培养”“如何促进教师发展”“怎样培养教师的职业认识”等均没有提及。

伴随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1985年之后,诸多高等教育机构和日语教育机构相继设置日语教师教育课程。人们开始关注日语教师的培养方法,并对学徒式和依靠参考书的培养方式产生了疑问。与此同时,教育界开始倡导培养学习者的自律性和主体性。基于这一倡导,当时的教师教育

实践者和研究者认为有必要探讨教师教育的方法,以培养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创新教学的能力,促进教师的不断成长。

1990年前后,日本政府先后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其中有“关于教育活动中日语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技术的调查研究”(日语教育学会)、“关于日语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和测评法的开发研究”(文部省科学研究补助费研究)等,这些研究针



对日语教师的必备能力及其培养进行了探讨。之后,伴随教师教育理念的发展,日本教师教育的实践及相关研究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 Richards & Nunan(1990)提出,语言教师教育课程的方向应由“培训”转为“发展”,这一提案在日语教育界得到广泛认可。为此,“发展型教师”的培养方法倍受关注,“教师教育是一个平台,为教师不断成长提供契机”(日语教育学会,1991:88)等教师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通过国立国语研究所面向在职人员的课题型研修和互动式研修等都得以充分体现了这些理念。此外,社团法人日语教育学会等导入了教师“工作坊”研修模式。同时,也有很多研究介绍了教育实习的具体方法。由此,一些教师教育的理念与方法研究也开始兴盛。例如,冈崎、冈崎(1997)和冈崎等(2002)提倡内省模式、反思型教师、自我研修型教师等理念;横沟(2000)提倡教师行动研究;春原、横沟(2006)提出了教师自我研修的种种可能性;金田(2012)介绍了教师教育课程中导入成长档案袋的实践案例;池田、朱(2017)提出了聚焦实践反思的教师研修方法等。可以看出,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开展了诸多有关日语教师教育方法的实践与学术研究。

在上述背景下,《2000年报告》中出现了“自我检查能力”“教师的自我研修”等表述。《2019年报告》中关于“必要的教育内容”,有“课堂分析、自我检查能力”等描述。但是,这两份报告关于教师教育方法的表述也都是仅此一项。可见,尽管自1990年起,日语教育界一直在讨论日语教师教育方法,但是在对日语教师教育课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报告中,关于“教师教育方法”的描述却并不充分。

在《2019年报告》中,职业认识和专业识被看作是同等重要的内容,且同样列出了内容标准。即便如此,该报告关于教师教育方法的描述也仅有一处,并且,对于“如何培养职业认识”以及“在教师教育课程中如何对待职业认识”等问题未做详细描述。

笔者参与了《2019年报告》的审议工作,在此

通过追溯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得知有两个原因导致对教师教育方法探究不足。第一,长期以来,与在职教师的研修及教育实习相比,“自我检查能力”“自我研修”“内省”等表述,在教师培养初期阶段鲜有提及。说明这些表述所涉及的内容并未在教师培养初期阶段的实践和研究中得到足够重视。第二,高等教育日语教师教育课程中,很多常设课程原本可以通过导入与教师自我研修相关的教学活动,培养日语教师的职业认识,但高等教育机构却忽略了这一点,其结果也导致日语教师教育的实践研究未能充分展开。

5 日语教师教育展望

2018年日本文化厅启动“日语教育人员教育课程研发项目”,到目前为止,已有27个日语教师教育机构和大学正在全力推进该项目。文化厅表示,该项目的目的是基于《日语教育人员培养和研修的理想方式及教育内容》(以下简称《教育内容》),开展教师培养和研修工作,进而促进《教育内容》的顺利推广,实现日语教育人员资质与能力的提升。该项目的实施与推进将有助于今后深入探讨如何落实《2019年报告》中的内容标准。诸如“如何培养自我检查能力”“如何培养教师的职业认识”等课题今后将有望得到进一步探究。

对接受委托开展实施该项目的各事业团体而言,如何贯彻落实《2019年报告》提出的相关要求,例如,如何在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中贯彻落实“不应仅限于讲授方式,更应通过体验学习、案例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等方式,开展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协作型学习。”(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2019:64)等,将是今后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期望各教育机构、组织和有关部门能够打破界限,广泛交换信息、充分交流意见,针对日语教师教育的方法,特别是针对日语教师培养初期阶段的教育方法展开深入讨论和探究。

关于“自我检查能力”的开发和职业认识的培养等问题,将是日语教育学界和所有教育学界的共同课题。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创造良好的学

术氛围,围绕教师教育的应然状态及其方法论等,开展跨学科的深入研讨。

6 结 语

日语教师教育是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双方可以通过相互学习与交流,促进各自的

日语教师教育发展。长期以来,中日两国研究人员的交流与交往从未间断,今后,两国日语教师之间的交流也将会变得日益频繁。中日两国日语教师已迈入跨越国界的学术交流新时代。期待两国日语教师教育研究者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日语教师教育的发展。同时,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

注

- [1] 文化审议会于2001年1月6日成立,是文部科学省下设的机构,在日本中央机构改革中由国语审议会、知识产权审议会、文化财产保护审议会、文化功劳者选考审查会等组织整合而成。国语分科会是文化审议会的一个构成部分,主要负责国语的改善和普及等事项的调查与审议。
- [2] 日语教育小委员会负责审议日本国内的日语教育体制等议题。自2007年设置以来,已审议了“面向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的日语教育内容与方法”“日语能力评价”“日语指导能力评价”等议题,发布了标准课程方案、教材事例集、日语学习档案袋、日语指导能力档案袋等研究成果。金田智子自2011年起担任委员。
- [3] 日本将中小学或大学等机构有正式教师编制,并在学校从事教育活动的人称为“教员”。因日语教育领域的日语教育人员就业形态较为多样,故本文未采用“教员”这一概念,而采用含义更为广泛的“教师”一词。但是,如果原文献使用了“教员”一词,本文将予以沿用。
- [4] 420学时以上,且为被认可的日语教育研修。
- [5] 对于以学习日语为目的的赴日人员来说,如果所在的学校不是法务省告示学校的话,将无法取得“留学”签证。
- [6] 日语教育能力鉴定考试由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支援协会”组织实施,自1986年起面向日语教师后备军及在在职的日语教师每年实施一次。2018年参加该考试全部考试科目的人数为6,801人,其中合格人数为1,937人。

参考文献

- 池田広子,朱桂荣.実践のふり返りによる日本語教師教育—成人学習論の視点から[M].東京:鳳書房,2017.
- 岡崎敏雄,岡崎眸.日本語教育の実習—理論と実践[M].東京:アルク,1997.
- 岡崎眸他.内省モデルに基づく日本語教育実習理論の構築(平成11~1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研究代表者:岡崎眸)[C].2002.
- 金田智子.「日本語教育」について学ぶ科目にポートフォリオを取り入れる」[J].言語教育実践イマ×ココ,2012創刊準備号:31-36.
- 日本語教育学会.教授活動における日本語教師の実践的能力と授業技術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中間報告書—(平成2年度文化庁日本語教育研究委嘱[R].文化庁,1991.
- 日本語教育施策の推進に関する調査研究会.日本語教員の養成等について[R].文部省,1985.
- 日本語教育推進調査会.日本語教員に必要な資質・能力とその向上策について—日本語教育推進対策調査会報告[R].文部省,1976.
- 文化庁文化庁国語課.外国人に対する日本語教育の振興に関する報告集[R].文部省,1983所収.
- 日本語教員の養成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協力者会議.日本語教育のための教員養成について[R].文化庁,2000.
- 春原憲一郎,横溝紳一郎編著.日本語教師の成長と自己研修—新たな教師研修ストラテジーの可能性をめざして[M].東京:凡人社,2006.
- 文化審議会国語分科会.日本語教育人材の養成・研修の在り方について(報告)[R].文科省,2018.
- 文化審議会国語分科会.日本語教育人材の養成・研修の在り方について(報告)改定版[R].[2019-07-01]http://www.bunka.go.jp/seisaku/bunkashingikai/kokugo/kokugo/kokugo_70/pdf/r1414272_04.pdf(2019年7月1日アクセス)
- 横溝紳一郎.日本語教師のためのアクション・リサーチ[M].東京:凡人社,2000.

作者简介:金田智子(1960—)女 日本 学习院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

联系方式:tomoko.kaneda@gukushuin.ac.jp

作者简介:朱桂荣(1973—)女 汉族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

联系方式:syukeiei@163.com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mands of Training Japanese Teachers in Japan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ism of Japanese teachers is not widely acknowledged, for there are no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s admitted in Japan. Since the 1970s, four reports on Japanese education have been releas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discuss the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ies that Japanese teachers should have and the educational content which is needed in the training for teachers in order to improve Japanes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Based on these reports, this paper reviews changes in the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ies of Japanese teachers, and shows that the training for teachers in "attitude",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grasping knowledge, mastering skills and developing, is not sufficient in Japan. The cultivation of "attitude" should be given more stress. How to cultivate the proper "attitude",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y training for teachers, is an urgent problem waiting to be solved. We hope that more scholars and teach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will communicate and work together to solve problems in Japanese teacher education.

Keywords: Japanese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and abilities; educational contents of teachers' training; ways to cultivate teachers' attitude; teachers' development

Authors' Information:

Kaneda Tomoko (Female) Year of Birth: 1960

Professor at Gakushuin University, Japan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tomoko.kaneda@gukushuin.ac.jp

Zhu Guirong (Female) Year of Birth: 1973

Associate Professor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ail: syukeiei@163.com